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二节 密教的兴亡

大日如来

密教与显教相对，是大乘佛教的判别。显教是如来应化身（释迦）的逗机方便说法，密教是如来报身（大日）的秘奥真实说法；显教说历三大阿僧只劫修菩萨行而后成佛；密教则依於大日如来自受用报身所说内证自觉圣智之法，及大普贤金刚萨埵他受用报身之智，现生遇到曼荼罗阿闍梨，乃至灌顶受金刚之名号，由此而得甚深不可思议法，超越二乘圣者及十地菩萨，即身成佛。

可见密教是顿悟法，也是易行道，它兼有求生西方净土及印度教之与梵天合一的双重优点。在历程上是速成法，在目的上是究竟法。此一思想的形成，是在《大日经》的结集，大概是在西元第七世纪左右，由《大日经》而完成纯密的理论，唱即身成佛。稍后出现《金刚顶经》而导发了后期的金刚乘，也就是左道密教。《大日经》的主要思想是「即事而真」，原则上是来自《华严经》的「事事无碍」，又参考梵我一致的印度教思想而进一步地唱出即身成佛之教。但《大日经》是密教理论的建设者，由《金刚顶经》开出的，即将此一理论付诸於实际的生活。一切都成为「即事而真」、「事事无碍」的结果，淫、怒、痴的现象，以为即是究竟的涅槃道。这在密教的理论上可以通，在究竟的佛位上也正确，在现实的凡夫境界，却未必真的能够「即事而真」。左道密教之滥，原因即在於凡圣混淆而倒果为因！

法统

密教最重视法统的师承，传受密法，必须金刚上师（秘密阿闍梨）的灌顶，修持密法的仪轨，必须请金刚上师的加持，因为金刚上师是由师师相承而来的大日如来的代表，也必是修法有了成就的瑜伽行者。因为密教是心法，不同显教可藉语文而领受，密教必须师弟秘密授受。这一观念在婆罗门教的梵书至奥义书时代，已很风行。

根据密教的传说，密教是由大日如来（摩诃毘卢遮那 Maha-vairocana），传金刚萨埵（Vajrasattva 又名金刚手、执金刚、持金刚），金刚萨埵是大日如来的内眷属，是诸执金刚的上首，处於金刚法界宫，亲蒙大日如来的教敕而结诵传持密乘，成为付授密法的第二祖。

释尊灭后八百年，有龙树（龙猛）出世，开南天铁塔而亲向金刚萨埵面受密乘，为第三祖。龙树传其弟子龙智，为第四祖。再过数百年，龙智七百岁，传付第五祖金刚智。金刚智便是唐玄宗开元年间（西元七一二—七四一年）来华的开元三大士之一。

然经历史的考证，由龙树开南天铁塔，是密教学者附会龙树入龙宫得大乘方等深奥经典的传说，托古自重。龙宫何在？据考察，北印有土邦称为龙族，或近之。龙树於雪山及龙宫得大乘经而到南印弘通，此为密教由北印的瑜伽师为根源而融会东南印度达罗维荼族的信仰（为印度教成分之一）。密教的夜叉（Yakha），原即为达罗维荼族的民族群神，由夜叉的勇健之姿而演为密教的忿怒尊，由夜叉尼而有密教的空行母（佛母）或明妃，乃为一例。

西藏多罗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也说，密教通途均以龙树为源头，此龙树乃系出於婆罗门罗睺罗跋陀罗之下，但此罗睺罗跋陀罗又被学者疑为提婆弟子之讹传；龙树将密乘下传龙智，胜天的弟子流波又尝学於龙智之门，胜天则为稍后於护法的人。又有月称的弟子护足，也曾从龙智求学。

因而就有人传说龙智寿长七百岁了。

但据《密教发迹志》卷三所说，金刚智的师承是师子国的宝觉阿闍梨，不是龙智。

又据吕澄的《西藏佛学原论》中说：「综合各事观之，彼传密乘之龙树者，其师罗睺罗，似出提婆之后，其弟龙智，又在胜天月称之前，或即提婆月称之间，有此一家，而与创弘大乘之龙树别为一人也。」

不论如何，据多罗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二十二章中说：在僧护时代，事部及行部的二类，显然已流行约有二百年了；但是，瑜伽及无上瑜伽二类，此时尚未出现，直到后来的波罗王朝时，始见弘传。（吕澄《西藏佛学原论》一一页所引）

四部密教 现在将四部密教，略为介绍如下：

（一）事部：即是杂密，亦称作密，其修无相瑜伽，即妄以明空性之理，常我的色彩尚不浓。常聚佛、菩萨、神、鬼於一堂，尚未有胎藏界等的严密组织。虽结坛场、重设供、诵咒、结印，重於事相，尚未及作观想。

（二）行部：亦称修密，此部以《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（即《大日经》）（《大正藏》一八·一页下）为主，以《大日经·住心品》中的：「菩提心为因，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」三句为根本。又讲十缘生，颇类於《般若经》的性空之说；但在「菩提心」的心

中，已带有常我的色彩。以大悲为本，以随机的方便而度众生，实在是表现了大乘佛教的伟大特色。

（三）瑜伽部：瑜伽部配合行部的方便为究竟而融摄世俗，故以如来做在家相（天人相）的大日为其中心，以金刚手等为其护翼，出家相的释迦及二乘圣者，被置於外围，此由胎藏界及金刚界的曼陀罗（Mandala 密坛，修密法的道场），即可以明白。这在理论上，是因大日如来为报身佛，是化身释迦佛的本尊，本尊应居中心；在实际上，是圆融了外教的群神，且以外教的群神，均为本尊方便摄化的显现，所以，印度一切的善神恶神，都为密教所摄。由降伏的意念转为崇拜的意念，乃系出自事事无碍的即事而真，所以本尊应该是在家菩萨相。这可算是大乘密教从心理上做了左道化之大方便的准备。

（四）无上瑜伽部：这是最高的密法，此法修成，便是即身成就的佛，故在今日的西藏黄教，视无上瑜伽为最难修持的密法。没有数十年的苦修工夫，阿闍梨也是不教你的。这是经过净化后的黄教观念。

事实上的无上瑜伽，即是金刚乘法，即是左道密教，即是世俗化的大方便的实际行为。

无上瑜伽

在印度佛教史上，无上瑜伽乃是最后发展成功的密教法门，而且其来历多不可考察。我们所能知道其根源的，只有从那烂陀寺座主胜天论师之门，出了一位毘流波，他向龙智学密而得悉地（Siddhi 是修三密相应而得成就妙果），他和龙树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：

胜天论师的学系不可考，他是继护法之后住持那烂陀寺的。

但是，无上瑜伽的密教，均说由於义蕴深妙，初不传於人世，乃由一些获得成就的大悉地师门，个别弘传出来，所以，如同萨罗诃之於「佛顶」，卢伊波之於「遍行瑜伽母」，婆娑波之於「喜金刚」，这些密法的源流传承，便无法考察了。

自后有毘流波、婆日罗毘陀等相继得道。又有婆罗波、俱俱罗罗、喜金刚、护足等同时并出而弘传瑜伽密和无上瑜伽密之中的五部密法：「密集」、「欢喜金刚」、「明点」、「幻化母」、「夜摩德迦」。稍后，喜金刚的弟子，檀醯卢迦，又传出「佛顶轮」、「救度母」、「阿罗梨怛特罗」、「俱罗俱梨现证怛特罗」等。

又相传，大梨中有位摩檀只，是从提婆修学而证得悉地。又有护足，也说亲承月称授其「密集」、「明点」等本典，又说尝见龙智而传其宗。故於此后，龙树、提婆、月称等人

的密典注书，乃大行弘出，密乘遂与中观相涉而不可解了。

另於波罗王朝第四世达摩波罗王时（西元七六六—八二九年），王创建超戒寺，特别尊信师子贤，及其弟子智足。师子贤是王族出身，依寂护受《中观》本论及诸论议，其说亦兼采清辨的所用唯识的逻辑中道立量派，而主弘密乘。

现在，我们可列一表以说明无上瑜伽密的主要人物的法系：

在传说中，大乘学的诸大师，自龙树、提婆、无着、世亲以下，无不成为密乘的大师。实则，据多罗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二十二章说：僧护以前，秘密真言之法，不无流传，而其修习，秘密藏护，未得成就之先，鲜有知其行径者。以故在修持者固不互相知，而师弟传习亦极为稀有。（吕澄《西藏佛学原论》一一页所引）

无上瑜伽师

密乘多由外教来，故其源头难考，上表系统，仅指其大概。然到智足之后，继承超戒寺的寺主者，则多已有传记可查了，其中最初的十二人，通称为「调伏法^但特罗阿^閼梨」。他们的依次相承的情形如下：

1.智足，遍弘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等的三种本典，并弘传「密集」、「幻网」、「佛平等行」、「月明点」、「忿怒文殊」的五种内道特罗。2.文殊贤。3.楞伽胜贤，弘「上乐」。4.吉祥持，弘「夜摩」。5.现贤，弘「明点」。6.善称。7.游戏金刚。8.难胜月。9.本誓金刚，弘「喜金刚」。10.如来护。11.觉贤，弘「夜摩」、「上乐」。12.莲华护，弘「密集」、「夜摩」。这些都是承智足而专弘无上瑜伽的。

除了超戒寺寺主之外，其余尚有许多密乘诸师，例如寂友、觉密、觉寂，则均弘三部密法；甚深金刚、甘露密，则弘无上瑜伽。到了波罗王朝第七代摩醯波罗王时（西元八四八—八九九年），又有睹波传来无上瑜伽中最胜的「时轮怛特罗」，他的弟子时轮足，亦力为弘通。密乘之学，到此已经大备而达於顶峰了。

在波罗王朝十一代茶那迦王时，超戒寺的学风，堪称最胜，护寺要职典掌寺门的诸师，号称「六贤门」，那就是：东门宝作寂，南门智生慧，西门自在语称，北门那露波，其次为觉贤，中则宝金刚和智吉祥友。他们博通五明，专弘密乘，尤其致力於无上瑜伽的「上乐轮」。并且也时时涉及显教中的弥勒五论、法称的因明七部——《正理一滴论》、《量决定论》、《量释论》、《因论一滴论》、《观相属论》、《论议正理论》、《成他相续论》，同时亦注意寂天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

此后，超戒寺的法统虽不断，却无新的发展了，寺主之有名者则有吉祥燃灯智（即是去西藏的阿底峡）、梅梨波，以及阿底峡的五大弟子等。

无上瑜伽是基於大方便的融摄精神。本来是要从现实中降伏外道及恶魔，以达内外及身心之净化；但此仅从内心观想，降伏外道及魔而摄归佛教，融入佛法。最后竟尔「即事而真」，观外道诸神即为本尊，本尊世俗化，行者亦即以世俗化的生活为究竟清净。这纯是以圣位菩萨的立场自居，作着唯心观的设想。只要观想清净就是 清净，观想本尊就与本尊合一，本尊现出世俗之相，行者即行世俗事了。所谓左道密教，也就因此出现。

左道密教

所谓左道密教，是对以《大日经》为主的纯密或右道密教而言。大日如来既现天人（在家）相，受大日如来之教令现忿怒身以降伏恶魔的诸尊明王，当然也是在家相。天人有天后天女，密教的明王即有明妃，或称明王为勇父，明妃为佛母（Bhagavatī），又有译作空行母。根据密教的解释：「明者光明义；即象智慧，所谓忿怒身，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之主，故云明王。」（《真伪杂记》卷一三）又说：「明是大慧光明义」；「妃是三昧义，所谓大悲胎藏三昧也。」（《大日经疏》卷九）

可见，明王明妃，本为悲智和合的表征，与所谓「以方便（悲）为父，以般若（智）为母」之理正合。但在修法之时的曼荼罗中，遂将各部部主给以配偶之女尊，称为明妃，并且比照欲界天人的欲事而行：事部则彼此相视而悦，行部相握手，瑜伽部相拥抱，无上瑜伽部则两身相交。此在《诸部要目》中说：「佛部，无能胜菩萨以为明妃；莲华部，多罗菩萨以为明妃；金刚部，孙那利菩萨以为明妃。」为了表征悲智相应，部主均有女尊为偶，修法者付之实际，便是行的男女双身的大乐。后来，遂以金刚上师为父，以上师之偶及一切修密法的女性为空行母，竟至将上师修双身法而遗的男精女血为甘露、为菩提心。佛教本以淫欲为障道法，密教的最上乘却以淫行为修道法。由中国而传到日本的密教，仅及於金刚界及胎藏界的纯密，未见到最后的无上瑜伽之行法，所以日本学者称它为左道密教。

正由於两身相交的行法之开演，接着就出现了多种象征的名词。以男子生殖器称为金刚杵，以女子生殖器称为莲华；以性交称为入定，以所出之男精女血称为赤白二菩提心；以将要出精而又使之持久不出时所生之乐为大乐、妙乐。对于男性的修持者而言，女性的生殖器实在就是一个修持无上瑜伽法门的道场；藉此道场的修持，可得悉地；因此，便称女子的阴道为「婆伽曼陀罗」（Bhagavatī-Mandala）。「婆伽婆」是「有德」或「总摄众德」之义，密教则以「婆伽婆底」秘称女性。所以，婆伽曼陀罗，可以解作修佛母观的密坛。现在在西藏的黄教喇嘛，他们戒律清净，不近女性，但到修学无上瑜伽的时候，仍以作观代替实

际。初传密教至西藏的莲华生（Padmasambhava 西元八世纪人），他与寂护之结婚，乃是无上瑜伽的实际派，也即是红教喇嘛的先驱。

但是，切勿以为此等修法即是纵欲，或是淫猥。其末流之辈，自不免藉修法之名而享淫乐之实；初期的此派学者，却不是荒唐的淫乱之徒，他们既视此为最高的神圣，且亦有种种的仪轨限制。不过，此法原非出於佛教，并由於此法之实行而伤害了佛教的慧命。

大乐思想的源流

左道密教的大乐（Maha-sukha）思想，是出於《金刚顶经》，例如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》卷上（《大正藏》一八·二〇九页中）有偈：「奇哉自性净，随染欲自然；离欲清静故，以染而调伏。」又说：「此是一切佛，能转善哉相，作诸喜金刚，妙喜令增长。」

金刚（Vajra）是天神之通名，均为侍卫本尊佛的眷属，而以金刚萨埵为上首。在密教说，金刚即是佛的显现，所以也即是本尊。在同经的卷中，叙述世尊毘卢遮那，入各种供养三昧，其有一切如来适悦供养三昧、宝灌顶三昧、歌咏供养三昧、舞供养三昧等等，各各三昧，均有大天女从自心出。并说：「由贪染供养，能转诸供养。」这是欲界天人生活的秘密化。既有天女作诸供养，淫乐的行为，已经跃然欲出了。

再追此一思想的根源，它是来自印度教的性力派（Sa-akta），或者音译为钵乞多派。根据日本崎正治的介绍，印度教的湿婆派之分支，由对于湿婆神之威力崇拜而引出生殖力崇拜及女神崇拜。湿婆的威力之中，有男女的生殖之力，生殖则由其妻担任，故而生起崇拜湿婆之妻的一派，这便是女神的性力崇拜。对于湿婆崇拜的右道派而言，于此女神的性力崇拜，便称为左道派。

但此女神有恶与善两方面的性格，她的威力使用於破坏之时，即是死之女神，称为卡利（Kali），她的形貌是散发、张口、执剑、杀人，以血润其喉，用骨环其颈。她的另一个名字叫杜尔嘉（Durga），原系频陀耶（又译频那耶）山的处女神，从史诗时代之后，始成为湿婆的妻，她的形貌是全身金色、骑虎、十手执兵器、杀恶魔。

此一女神的性格实在是很难捉摸，所以她的名字也极多，约有一千个，例如又有爱欲女神迦弥息芙利（Kamavar1），清静女神维摩拉（Vimala），大智女神摩诃般若（Maha-vidya），生育女神与大母神摩诃摩底（Maha-ma-row.），恋爱肉欲女神那逸迦（Nanyika），行法修验的女神瑜伽（Yogin1）。总之，宇宙的任一部分，不论破坏与温和，均为此一女神的属性。万物均由女神的性力而生，故此引起以肉欲的放逸为崇拜女神的极

致。

此派既以恣意的肉欲为事奉女神及崇拜女神的方法，所以在他们集会崇拜之际，即以一个裸体女子为崇拜的本尊而围绕，先饮酒（**Madya**），再食肉（**Ma-m.sa**）、食鱼（**Matsya**）、期待性交（**Maithuna**），最后即以男女乱杂之欢乐（**Mudra**）为终结，合称五摩字真言。他们将此集会密称为圣轮（**Gri-cakra**）。最后的性交，乃是最秘密最紧要最神圣的仪式。

以此而被摄入密教的无上瑜伽，便配上了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」的观念，就用明妃来相应，以佛母来相应，以性交为修行了。

又因女神崇拜性力派的经典，称为怛特罗（**Tanrowa**），其数甚多，大抵是湿婆与他的妻的对话，其成立的年代虽不明确，唯其最古部分似从第七世纪开始。故到密教的典籍，也以怛特罗为名了（见《印度宗教史》二六二至二六六页）。若以怛特罗为因相、性相、果相三相相续成就的教说，乃为西藏密教的解释。（见龙 山章真《印度佛教史》二四三及二四四页）

生殖崇拜

再查性力崇拜的源头，乃是原始宗教由庶物崇拜而演化成功的。不过，据崎正治所说，庶物崇拜虽为印度原始宗教的形态，至於男女生殖器的崇拜，在《吠陀经》中并未发现，而且也不是印度土着的信仰，所以推断是由外来文化的输入，而被印度教所吸收的。但在《富兰那》文学中，既以湿婆及其妻来作为宇宙之破坏力与再生力的表现，故亦采用男女生殖器来作为此两种力量的表征了。

梵文将男阴称之为邻伽（**Linga**），将女阴称之为忧尼（**Yoni**）。但此男女生殖器的偶像，绝不可用人工雕刻，而是以天然石块之形似男女生殖器者，作为崇拜的对象。可见此亦不过是由庶物崇拜的演变，原来仅以之象征湿婆及其妻的破坏与再生的自然威力，毫无淫秽的涵义。但是由生殖器崇拜转而为男女的性交，确系顺理成章的事。（《印度宗教史》二一六—二一七页）

如愿考察的话，崇拜男女生理之神秘，几乎是世界好多民族的共同观念。这是在原始时代的一些先知先觉者，根据男女和合而得的结果，作为推测宇宙万物生灭现象的原理；想像天地之生育万物，亦如父母之生育子女。再推而演化，即以男女生殖器来象征天地之威德，成为生殖器崇拜（**Phallic Worship**）。此种风俗，曾行之於希腊、罗马等地，迄今仍残存於印度教中。

即以中国的《易经》来说，多少也是生殖器崇拜的亚流。《周易》将龙形容干，以牝马形容坤，以乾坤称天地，天地成阴阳，阴阳交而万物生。又以「」爻象征乾，「」爻象征坤，实即男女生殖器的符号而已。

《系辞》上传第五章中说：「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」这是说明了男女生殖器的动静状态及其功能。

《系辞》下传第四章又说：「天地，万物化醇；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」这是说明了阴阳和合的结果。

《系辞》下传第五章，说得更明白：「乾，阳物也；坤，阴物也。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」这是由男女阴阳的观念，推展而为天地神明的大道理。上传四章已说到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」，是天地的自然之道，也是男女的人伦之道；又说「阴阳不测之谓神」，变化而不可捉摸的力量，就是神。古代以「神道设教」，其原则已尽备於此了。

《易经》的《系辞》，是孔子对于周公所作《易经》卦爻的解释，儒圣既做如此观察，当不致有误的了。但此确系先民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庄严而伟大的考察，以致后世的方士，将此演为房中术，印度的性力派，视之为实际的行事，由此看来，也是不足为奇了。

佛教的灭亡

当然，原始的先民，以男女生殖之事，演为宗教的信仰，我们不应抨击其为愚蠢，如果今人而仍奉行原始先民的信仰，那就愚不可及了。

密教，也确有许多优点。真言密咒及瑜伽行法，也确有相当的效验；纵然是双身法及房中术等，也多少有些生理学上的根据。近代的中国密教学者，大多也对道教的方术深感兴趣，原因即在它们之间，确有相通之处。

但以佛教的本质而言，唯有理解并实践四谛法，才能达成真解脱的目的；唯有实践戒定慧三无漏学及四摄六度，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。若藉佛法之名而行外道之实，佛教岂能不亡！

因此，到了波罗王朝的第十七代，罗摩波罗王时，无畏现护即成了印度密学的殿军。其后不久，第十八代夜叉波罗王时，大臣罗婆斯那篡位，波罗王朝即告覆亡，继之以四代约八十年的斯那王朝。现将波罗王朝与佛教有关的大事年代，列表如下：

王名西元中国时代大事

第一代瞿波罗 600-705 唐高宗至唐中宗时波罗王朝开创，义净赴印

第二代提婆波罗 706-753 唐中宗至唐玄宗时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来华，寂护与莲华生相继入西藏 第四代达摩波罗 766-829 唐德宗至唐敬宗时始建超戒寺，师子贤及智足弘密

第七代摩醯波罗 848-899 唐宣宗至唐昭宗时毘睹波及时轮足弘密，胜友入西藏

第十一代茶那迦波罗 955-983 后周世宗至宋太宗时超戒寺出六贤门

第十三代涅耶波罗 1015-1050 宋真宗至宋仁宗时超戒寺的阿底峡入西藏

第十八代夜叉波罗 1138-1139 南宋高宗时大臣婆罗斯那篡位，王朝灭亡

然而，即在波罗王朝偏安之初期，回教的摩诃末将军，就开始占领了印度河流域。西元十世纪后半期，回教占领喀布尔并奠都於彼，又侵旁遮普，遂入内地，先后达 十七次。回教徒的战士们，深信杀死异教徒为其求生天国的方法之一，所以每入侵，必将原有的佛寺焚毁，屠杀佛教的信徒，则更不用说。

到了十一世纪，波罗王朝末期及斯那王朝时代，回教军队更加深入，终将佛教的最后据点之东印一隅，也被一扫而光。於是，密教的大师星散，多经喀什米尔诸地而 避入西藏，部分则逃至尼泊尔一带。硕果仅存的那烂陀寺，也只剩下七十余人。不久王室改宗回教，未逃出的佛教徒，不改信回教，便入於印度教，西元十二世纪之 末，佛教便在印度绝迹了。

从上可知，佛教之在印度灭亡，有两大因素：一是佛教自身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，结果也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於印度教中。二是回教军队的屡次入侵与彻底摧毁，而使佛教没有了容身之地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